

世上財主一樣狠

SHISHANG CAIZHU YIYANGHEN

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插图：杜明岑

世上財主一样狠

★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号）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64 印張 11/16 字數 13,000

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 — 140,000

統一書号 T7072·321

定 价：0.06 元

目 录

天下的狼都是吃人的

..... 貴州鎮宁县六馬区簡夏公社凉山大队大队长 朱应安(1)

在一場民族纠纷的圈套下

..... 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塔上公社塔上大队副大队长 刘廷貴(15)

世上财主一样狠 李宏烈(32)

天下的狼都是吃人的

貴州鎮宁县六馬区簡戛公社 朱应安
凉山大队大队长

天下的狼都是吃人的。在旧社会，不管哪个民族的剝削阶级，对我们穷人都一样狠毒，就连本宗本家也不例外。

我家是仡〔gē念哥〕佬族，从祖父起讨饭来到六马落户。那时，六马的五千多户布依族、仡佬族、苗族和汉族人民，都受着大土司、布依族大地主王仲芳的压迫和剝削。王家勾结官府，设有法庭、监狱，还建有“烙契”制度，把各族人民压榨得直不起腰来，有不少人竟被活活害死。我的祖父就是在这种残酷的压迫和剝削下被折磨死的。父亲朱二发为了逃活命，只得又像到处乞

讨的祖父一样，离开六马，一路讨饭到关岭去投奔我表哥。父亲在逃经摆布堂寨子那天，正好是夏历七月十四。我父亲知道，七月半这里有送祖宗忌〔jì念记，禁戒〕外人的规矩，可是饿着肚子的人哪里顾及得了这些；再说，他还以为只是布依族的富户心狠，汉族的地主也许开明些。于是就挨到汉族大地主文才学家门口想要碗饭吃。还没等开口，地主走出来不耐烦地说：“哼！要饭吃也要知个好歹，也不睁开眼睛看看是什么日子。七月半忌生，不要说给饭，连水都不能给一口。”饱人哪知饿汉饥，我父亲跪在地上苦苦哀求。谁晓得这一下倒把地主惹火了，说叫化子在他家门前犯了他家的忌，拿出手枪来朝着我父亲“砰”的一枪，子弹从我父亲头顶上飞过去。地主恶狠狠地说：“这是警诫，下次再来，枪头低

一点，要了你的脑袋！”说完，硬逼着我父亲爬着离开。我父亲没有办法，只得爬！爬了一里多路，直到地主看不见了，才站起来赶快离开这个可恶的地方。

我父亲东家求、西家讨，有一顿、沒一顿，走过多少无人烟的地方，翻过无数的大山，终于到达了关岭的桃家寨，找到我表哥王明全。我表哥也是个仡佬族的贫苦农民，沒有别的方法，只得拨出他讨坡麻布依族大地主罗希成家的一块坡地给父亲种。罗希成的大儿子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，二儿子是师长，他本人又当上了“国大代表”，心想一定会有点“善心”。然而，天下的狼都是吃人的。当年秋收后才交上地主的租子不久，罗希成的狗腿子杨正明看见我父亲还能过得去，就借故来敲诈。这个坏家伙走进来当头先打了

一棒，接着才问：“朱二发！你种了我们老爷的地几年了，为啥才交一年的租子？”我父亲说：“是只种了一年。”寨子里的穷苦弟兄也在一旁作证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根本没有天日，有理三扁担，无理扁担三，他们给我父亲按了一个“抗租不缴〔jiǎo 念角〕”的罪名，用枪托揍了一顿，还把他捆起来，把家里的粮食、衣物全部抢走，然后放一把火将一间茅草房也烧了。他们还说：“这只能赎〔shú 念熟〕顶嘴的罪，赎不了抗租的罪。”又把我父亲押到地主的刑房里吊起来，硬逼着罚款银洋一百元。一个倾家荡〔dàng 念当〕产的远方人，哪拿得这么多钱！他们也知道：鸡脚杆上是没有什么油水的，目的是还要敲我表哥一下。果然，把我父亲打得皮开肉绽〔zhàn 念占〕之后，就带话给我表哥说：朱二发抗租是他唆使的。表哥王明全知

道躲不了这场灾难，只得亲托亲地借钱送给地主，把我父亲抬了回来。我父亲回来后将息了半年身体才有些好转。当时我父亲想，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既拖累了亲戚，自己也没有出路，就向表哥说清，流着眼泪离开了表哥家，又开始了流浪。

后来父亲逃到断桥的戈尧去给人帮工。受尽苦的人干起活路格外勤快，得到了乡邻的称赞和同情，并介绍他和一个仡佬族的同样穷苦的女子——我的母亲——结了婚。原想这样总可以安家立业了吧，可是旧社会哪里有劳动人民的出路！有一天我父亲去赶大水沟场，路上被国民党的兵拉去当挑伕，过了好些日子才逃回来。由于劳累过度受了内伤，回来不久就含恨去世了。那时我只有半岁。家里一文钱没有。母亲把我抱在怀里，顶着一张白纸，

一家一戶地去討錢葬我父親。走了五個寨子，共得了二十二元錢。黑心的剝削階級，連討來埋人的錢也要敲詐。漢族地主袁士倫知道我母親討得二十二元錢，就派狗腿子來說：“這裡一樹一木、一土一石都是袁家的，窮鬼葬地，老爺不發。”我家腳下無寸土，母親只好用討得的二十二元錢，向地主換來一塊沙地，用一床破席子埋葬了親人。

我本來是一胎兩弟兄，我是大的。父親死后，母親討飯幫人，撫養我們弟兄倆。一個女人拖着兩個不滿周歲的孩子，顧到幫人顧不到家裡，只好下狠心到外面找個落腳處。她要得兩個破筐子，挑着我兩兄弟到了木扎寨，改嫁給仡佬族的雇工潘樹成。這樣勉強過了一年的平安日子。可是不久，繼父到下木扎幫人，正遇上羅希成

的狗腿子杨正明收兵款，就把他抓去卖壮丁。母亲在家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，立刻赶了去。刚到地主家的大门口，就听得继父的惨叫声，看见一把铡刀正放在继父的脖子上。我母亲急得不顾一切地拼命往里冲，但是前脚还没有进门，就被那帮狗腿子一阵枪托打倒在地上。里面被捆着的继父想挣扎出来援救，地主的帮凶怎肯放过，当头就是一刀。……我母亲马上昏过去了。当母亲苏醒过来后，看见地主的天井里血流满地，不见亲人，又昏死过去。母亲最后勉强走回家来，三天就离开了人世。弟弟接着也被饿死了。我继父到底是被地主害死了还是当了兵，到现在也没有音信。

母亲死后，姑母把我带到她家。但她家也是白日无喂鸡米，夜晚无鼠耗粮的，只好托人带信给我叔父朱玉祥，讲清把我

寄托他家。叔叔是个富农，看錢如命，根本不顾本宗至亲。我在他家吃了几年饭，等我稍微长大一点，就让我给他做活，天亮做到天黑，做了这样做那样。吃不饱，天冷也沒有被子盖，只能在牛圈楼上的稻草窝里过冬，半夜三更叫起来就得起来。有一天晚上，叫我赶到几里以外的地方去放田水，路上天气又冷，豺狼又多，一声声叫得根根汗毛都立起来。回去吧？怕挨打；去放水吧？又害怕。进退两难，只得到一个守庄稼的棚子里躲一躲，由于人小瞌睡多，进去一坐下就睡着了。不晓得过了多久，一个东西突然把我弄醒了，原来一条大豺狗咬住我的左脚不放，吓得我大哭大叫，最后才把它吓跑。这下更不敢走了。天亮了，因为沒有去放水，自己不敢回去，就跑到岩洞躲起来，白天出来偷点

东西吃，晚上又转回洞里去睡。这样生活了几天，寨子里一个妇女去挑水，发现了我，才把我护送回家。到家以后，也许叔叔怕我再跑，没有追究，可是叔娘不肯放过，立刻交给我一根扁担，叫我去挑水。当时我不满十岁，挑起水桶来人家说是“三爷崽〔zǎi 念宰〕一样高”，勉强挑到井边，桶底早已撞坏了。我自己进行修补，很长时间也整不好。叔娘不见我回去就赶到井边来，不问青红皂白抽起扁担劈头盖顶就打。几下把我打倒在井里。幸好过路人发现，把我救了出来。等我“还阳”以后，才知道左手已经折断了。就这样恶婆还不放过，规定我每天做完活回来还要磨一斗苞谷面，搞不完就不给饭吃，我只好连夜干。可是天不见亮又要上山。有一天我实在疲劳极了，在山上睡着了，这个恶婆不声不



响地用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，一直把我拉到寨子门口……。

从这以后，他家的手段更毒辣了。每天晚上又规定我捉三只老鼠，以减少他们粮食的损失。人捉老鼠多不容易！可是不干不行。有一天做活太累了，一觉睡到大半夜，忘了起来捉老鼠，叔娘这个恶婆跑到楼上一下把我从梦中推下楼来，当时就被跌昏死过去。

俗语说，叫化子三天年。但我过年也得不到一天休息。大年三十夜做完活回来，吃的是一碗冷锅巴饭和一碗剩菜汤。我就是这样眼泪泡饭过了年。年初一上山做活，年初二才从山上转回来，到家后在地上捡得一个粑粑，叔娘看见了就说我“偷嘴”，打了一顿鞭子，还把嘴给撕破了。疼得我三天吃不得饭。第四天又让去割马

草。每天规定割四捆，割一捆过一回秤。割第四捆时因为肚子饿得很，没有割足斤两，当晚就不给我饭吃。我哀求说：“叔叔，肚子饿得很，先给我点饭吃，再去割来补。”他嘴里答应：“想吃等我去拿来嘛！”谁知这个丧尽天良的富农，竟舀〔yǎo 念咬〕来一瓢粪放在我的面前，说：“你的饭在这里！”晚上我饿得无法，只得走到隔壁田家要了一碗饭吃。天下的富户一个姓，叔父就这样对待自己的侄儿！我实在熬不下去了，第二天，穿着一件破得不能补的单衣，顶着刺骨的寒风，踏着一尺多厚的雪，十三岁就和父亲一样开始了住岩洞、讨饭吃的流浪生活。冬去春来，夏去秋至，不知过了多少饥寒交迫的日子，才又奔到这抬头望山顶、帽子就落地的凉山六马来落脚，依旧像祖父来这里时一样受剥削、受

压迫！

过去，那些欺压人民的剥削阶级总是宣传穷人受苦是命中注定的，说我们穷人“命中只有八合米，走遍天下不满升”。受这样封建迷信思想欺骗，我也只好相信自己命苦。一九四九年我们六马解放了，我才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，经过清匪、反霸和土地改革的斗争，我明白了我家过去几代人的苦难生活不是什么命中注定了的，而是剥削阶级给我们制造出来的。同时，我也知道了各民族的剥削阶级都是一样的黑心狼，不管是对同族同姓或者是外族外姓的劳动人民，他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都不会有什么两样！要不是解放了，在共产党领导下翻了身，我们穷人哪有今天的好日子。解放以来，我们六马的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走上了

社会主义道路，办了人民公社，生产生活步步上升。就拿我们大队来说，一九六〇年虽然受到严重的旱灾，但是仍比一九五九年增产了百分之十。一九六一年又比一九六〇年增产了百分之十四，而一九六二年则又在连年增产的基础上增加了百分之七。家家生活都改善了。我家的生活也有显著的提高。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我更加热爱共产党，更加热爱社会主义社会。今后，我要在党的领导下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。